

懷念母親憶兒時

—八十老人內心最深處的思念 阮榮泰

在高懸「竹林高概」匾額的正廳堂正門右側屋簷下，一只用舊稍有破損的薄銅皮水盆，水盆中的溫水稍熱感覺有點燙，怕熱的兩隻腳浸踏在水盆中，右手抱住蹲在地上的媽媽寬厚肩膀上；媽媽正在洗我的腳，準備穿上皮鞋上學去。一邊洗一邊還不忘吩咐：「到學校去要乖乖聽老師的話喔！」距今七十四年了這影像依然這麼清晰難忘，媽媽輕聲溫柔的吩咐至今猶言在耳。我是年尾困仔，當年所謂「上學去」其實是正式入學國小之前的所謂「寄讀」，在當時的偏鄉古坑尚無幼稚園的設立，五歲多了就有寄讀的權宜措施，當然也只有有限家境較好，注重子女教育的父母才會。多數鄉民常在農事上需要幫手下，即使是即齡孩童也常被迫失學。

鄉下小孩整天習慣打著赤腳東跑西逐、爬樹涉溪的。上學時穿著鞋子去，下課後鞋子是用鞋帶綁住吊在頸上回家的，當然挨了媽媽的罵了。五個小孩中我排行老四，上有大姊、大哥、二姐，下有一小弟。大姊大我八歲，媽媽忙時她要幫我及小弟洗澡以代母勞的。小時候在家中庭院或正廳堂面前的大曬穀場行走常會跌倒，每次一跌前額就撞凸了一腫塊，媽媽就會用雞毛沾上雞蛋清對著腫塊塗布，這時在旁的堂叔就會笑說「や才(我的小名)，你的頭前凸後凸的，頭重腳輕所以常會跌倒！」說起來媽媽對五個小孩的睡姿都很小心照顧，因此並沒有一個小孩的頭是半削平面的，我有一個堂哥の後頭就很明顯的斜削了一大片。

步履仍不穩的小孩走路跌倒是常事。跌落池塘差點淹死就不是常事了。這意外發生在我三歲之際。古坑有兩池公用水塘，是鄉民由山區中水質較佳的岩壁山溪引進村中的，順著地勢我家飲用的是上游的水塘。那年母親已在古坑街道上買了房子當時管叫它為新厝，舊老家正廳堂右廂房(祖父一代建造的，祖父是老二因此我們一家居住右廂房)，我們習慣叫它為舊厝。小孩來回新舊厝是常事，在舊厝玩想起媽媽就往新厝走，兩地相隔不過半公里。那天五歲的二姐帶我回舊厝要吃午飯，半途中的路旁正是大水塘。正午時刻夏日炎炎，路上除了姐弟兩小孩外全無行人。看到水塘二姐突然興起玩水消暑的念頭，於是牽著我手爬上水塘邊，兩人就雙手趴扶在水塘邊石頭上兩腳踢踏著水玩著水，結果我不小心就跌入了水塘，幾番掙扎後就不省人事了。醒過來時，記得是被父親抱在手上，鼻子聞到一股小護士牌「面速力達姆」藥膏略帶薄荷的味道，原來父親正用手指沾著藥膏在我額頭上塗著，大概是又撞到什麼了。很著急地站在一旁的媽媽因高興而哭了。後來長大較大歲數才知道這條命是冷靜又機警的二姐救的；她看到路的斜對面居住在舊厝左廂房後的三叔公正在廚房的灶升

火。二姐就站在原地使勁的大叫「叔公!叔公快來!榮泰跌入水塘了!」三叔公急忙趕來把我從水塘中撈起又催吐了水，救了過來。正上班的爸爸迅速被告知趕了回來。二姐本以為會挨打的，但是媽媽卻對她的機智直誇獎，毫無責備。

山鄉古玩有山有水，說到山由涉有農事的淺山區到深遠如草嶺的深山區。當時的淺山區村民多種植咖啡，後改栽植麻竹筍。說到水則有三條溪水貫穿古玩全村；由斗六方向算來與水碓村交界的是頭前溪居村中的叫中央溪，往南與崁頭厝村交界的叫後壁溪。頭前與後壁兩溪水勢較大，尤其頭前溪河床最寬。

鄉村孩童總是比較野性尤其是男生，爬樹登山玩水都是日常的活動。當年未推行節育的時代，因此孩子多而處於經濟能力又不高的家長對小孩的管教實在無法各個到位。在孩童遊戲的項目中家長最擔心的莫過於因玩水而溺水。供村民用水的池塘當然不可能讓孩童下去玩，但村中仍潛藏著可能溺水的危機：仍有些私人池塘、魚池。這些也可能平日洗衣之場域或者溪水也常有人洗滌衣物。由於時間剛在二次戰後，所謂文明的一切建設尚未啟動，鄉間居家環境仍能維持大部份的大自然。三條溪水即使在冬天仍有涓涓流水，因為水源地的山區尤其深山區林木依然茂盛未被濫伐，整個山區就像大海綿；春夏雨水除了順溪流流下溪水，其餘水量被其蓄含著，留到冬季再慢慢地釋出成為涓涓溪水。壘壘巨石仍然固守著溪床也間接阻擋了春夏雨水一沖而下。這些溪床上的巨石陣也是村中孩童玩耍的地方，在溪床巨大石頭之間攀爬蹦跳倒還不太危險，最令家長放心不下的就如同私人池塘、魚池可能溺死人的溪流了。尤其在春夏兩季下雨時溪水沖流而下往往在河流彎曲處沖刷出小池塘，雨後溪水雖小但蓄積的河灣池塘却成了無人看管的公共游泳池，可以說是村中孩童甚或年青人在夏日晴天愛玩之處，可以下去游泳、浸泡以消夏日之暑氣。但對較小兒童而言疏於觀照也可能造成不幸。

國小時期，與小弟就常被大哥帶去溪流玩水。當年只要左右鄰居有人發現必會向母親通報「你家小孩在後壁溪玩水!」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回了家馬上被質問：你們又去玩水了？三人很自信答說：沒有！因為回程時大哥教我們用砂土敷腳來掩蓋泡過水的乾淨的腳，結果媽媽用指甲往小腿肚一摳馬上刮下一條泡軟的角質層，露餡了！「你們三個現在好好吃晚飯，吃飽一點才有力氣挨我的板子!」飯後首當其衝的哥哥著實挨了一頓板子，因為他是帶頭的。輪到我時我說「媽媽，我吃很飽了挨得起板子了，你就趕快打吧!」又擠眉弄眼的惹得媽媽笑得彎腰打不下去輕揮幾下意思意思。結果輪到老三竟然跑給媽媽追，被抓到後媽媽打的不客氣了。媽媽是個賞罰分明的個性，有過錯絕對處罰而且處罰也很講究時效。也看得出我從小就是個喜歡做些古怪滑稽動作惹笑周邊的人的個性。倒是大哥仍不時去玩水，我不敢跟去，於是只帶小弟去玩，難怪小弟小學時期就會游泳大哥更不用說了，而我直到大學還下不了水。大哥當然常被媽媽責罰。但氣貫天地頗為叛逆的榮助大哥仍我行我素，就憑此氣魄難怪

日後能成就為台灣第一位山岳攝影家！

暑假古坑家裏就會熱鬧起來。因為斗六的表姊、表弟們會來古坑大姑媽家住個幾天；到我們家果園採龍眼、芭樂，享受鄉村生活。媽媽發現他們都帶有暑假作業，而念古坑國小的我們卻都沒有。於是決定了把我轉學到斗六鎮西國小，當年外公是鎮西國小學生家長會會長。從國小二年級開始我就離鄉背井過著不常在母親身邊的求學日子，好在我擁有隨和的個性，是一個頗有人緣的小學生。但即使整星期住舅舅家，週末回古坑媽媽身邊是必定要的；曾因趕不上最後一班小火車回古坑而由車站沿路哭著回舅舅家呢！五年的鎮西國小教育讓我考上名校—台中一中，到台中讀書才真正要遠離父母懷抱獨立生活的開始。台中一中完全是自由學風，個人在文、史、美、勞、音樂方面學得不錯而英數理化就不靈光，每當成績單送上父親手上，看到父親不悅的表情就非常忐忑不安，經常挨罵！但母親從未因成績責備過我，只擔心我吃的營養夠不夠。每次一回古坑媽媽就燉煮四物雞肉湯給我進補，苦苦的四物湯實在難以下嚥，好在還有雞肉塊像是喝下四物湯的賞賜。後來媽媽改燉煮薑母鴨湯吃起來就非常順口好吃了。媽媽一直擔心我吃不胖，到了初中時期仍是瘦瘦弱弱的樣子，因此每回古坑媽媽總是想盡辦法給我進補。

母親對我的身體一直不放心是有原因的，國小一年級的那場「蛔蟲之亂」是主因。提起這場蛔蟲之患那真是噩夢一場！那當年全國環境衛生普遍不良，學童習慣打赤腳又缺乏洗手習慣，因此普遍受到感染讓蛔蟲入宿。我就是一個典型：面黃肌瘦的體態一度是扁瘦的胸部乾枯的四肢配上一個大頭以及一挺大肚子，再怎麼吃都胖不起來，因吃進去的東西都被寄宿蛔蟲吃進它們的肚子了。大肚子裏裝的都是蛔蟲。後來政府從日本進口一劑驅蟲藥，非常有效！服藥當天的場景至今不忘：開始肚子一陣痛我跨腿蹲在馬路旁水溝上，一串蛔蟲從肛門開始就像一碗公乾麵條排泄出來，我屁股大腿因蛔蟲蠕動而搔癢害怕得一直要站起來，一旁的媽媽右手按住我的頭不讓站起，另手遮住雙眼不敢看那排出的一串蛔蟲，太噁心了！自那一役後我臉色漸趨紅潤，身體也漸強壯了。其實那當年除了蛔蟲之患，學童頭上頭髮也有傳染病：男生頭上長癬女生頭髮長頭蝨；女孩頭蝨用 DDT 後改 DHC 來殺頭蝨。男生大部份理光頭來解決傳染的問題。哥哥與我的頭髮都是媽媽親手用剃刀剃光的。同樣剃頭哥哥常是在邊剃邊挨揍之下完成的；我最享受剃頭之樂了，洗了頭趁肥皂泡還在，頭被媽媽雙腿夾住，剃刀一刀一刀刮下了頭髮，被媽媽夾住頭就像在她的懷裏，往往剃到睡起了覺，一覺醒來頭就剃好了，我是真會享受母親之愛的人啊！長大些哥哥說了他的頭髮濃密，髮質剛硬，剃刀一刮就覺得痛，一掙扎就挨揍了。三兄弟中，我遺傳母親方面多點，幾位舅舅都有洋人的外徵：例如體毛多，頭髮比較捲以及落腮鬚，這我都有；我的頭髮一向軟軟曲曲地，比較好剃也是事實。較年幼的弟弟上小學可以留頭髮，留著頭髮的弟弟最受爸爸寵愛了，因那時爸爸

已事業有成，自家診所也開業了。倒是小弟進初中必須理光頭，讓他難過一陣子。好珍惜被剃下來的頭髮還用信封裝了起來，多年後已不知下落。

三年的台中一中求學生活大都在電影院混過，整天環繞在腦中的是賈利古柏、約翰韋恩、畢蘭卡斯脫、寇克道格拉斯等名星的影子。勉強畢了業，高中聯考就落榜了，後來考上私立衛道中學高中部而且是備取生。這對一直冀望我由台中一中初中→高中→台大醫科一路上昇的父親的打擊非常地大，父子心情都降到谷底。好在有母親在旁安撫，到底母親還是慈祥的，她也知道我已盡了力了。(現在想起少年時期真是放蕩啊!)在天主教衛道中學前後又念了四年才畢業，也是一段蠻傷父親的心的人生旅程。後來還是考上了高醫牙科。衛道四年中目睹神父、修士們的勤奮、慈祥、服務奉獻精神對個人其實也是充實人生價值觀念不可或缺的四十年!母親常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將來要如何求改進才最重要。

母親娘家父親可是斗六舉足輕重的人物。日治時代，外公從事當時醫療重要物資行業為大藥商。母親為其長女，底下幾個弟弟都留學日本念藥學，外祖父把整個生意之會計都交給了長女的母親，因此母親從初中畢業就精於會計。鄉下男孩父親拜外祖父為師跟他學習藥理以及調劑學。古玩阮家族中已有大伯公的長子赴日讀農經，接下來應輪到二房祖父的長子父親赴日學醫，而且父親也為此自修醫學課程準備很久了，與媽媽相識而媽媽也許身於他。後雖因掌權的大伯公起了私心不讓父親去日本留學。父、母親從未因此而氣餒，終身相愛廝守如故，父親後來還是憑苦學而考上了醫師取得了執照。

母親嫁來阮家時是在二戰之前。大哥、二姊和我都在二戰期間出生。很多叔叔、伯伯都被徵調去南洋當兵，幸好父親因外公出面而免。一個富家千金嫁到農家當媳婦，對農家而言只等於多了一份工作人力。剛嫁過來的媳婦在一家之中地位比不上小姑們，因此大、小家事一手包之外還得上田農作。煮飯、洗衣只是日常任務，還得經常下水塘挑水以補充家中水缸的水量。媽媽身高不及150公分兩側水桶連藤耳高已超過130公分，母親挑起水桶跨步走路兩水桶底幾乎是擦地。到水塘挑水的過程極其危險：擔著兩側空的木製水桶打赤腳沿著石頭鋪設的台階向著水塘中心往下前進到達兩側水桶可同時裝滿水的深度，裝滿了水而後慢慢踏回原階往上走，長久浸泡在水中的台階石頭甚滑一不小心整個人滑倒就會溺水。母親在晚年時曾談及挑水事情；她曾經背上背著嬰兒的二姊，肚子裏還懷著我時下去挑水，村民看了直喊「先生娘啊，不要下去啊，這樣太危險了!」但她還是下去水塘挑了水回家，因當時阮家的人太冷漠。我聽了當時的眼淚就止不住了。也由於母親為人寬厚、慷慨，處在這種艱苦的日子她對小姑們也都很照顧，因此小姑嫁出去後每回娘家總會巡視一下水缸的水而自動去挑水回來填滿。

母親對公婆很孝敬。農村人家尤其在物質缺乏年代，三餐只是糊口而已。

在富貴人家長大的母親懂得想法子把日常三餐的簡單菜餚弄得很好吃，常受到祖父的稱讚。也因此媽媽漸漸在烹飪上下工夫，後來村裏一有喜宴大廚便會邀請媽媽去幫忙，後來媽媽也漸漸能夠擔任掌廚可說成為烹飪高手了。我們從小可以說是吃道地的「媽媽的味道」長大的。大姐後來有傳承了她的一手絕藝，我大學時期住大姊家就充分享受了好菜。

母親不只服侍公婆相當用心，相夫教子那更必然。父親當上醫師又受聘為古坑鄉衛生所主任醫師，常需遠赴在霧峰的台灣省衛生處接受公衛訓練講習。當年台灣尤其鄉下普通環境衛生不良，流行疾病猖獗，比如：痢疾、霍亂、肺結核、白喉、百日咳、狂犬病、天花、傷寒、瘧疾、砂眼、蛔蟲、蟯蟲的感染等等。政府每有新的防疫政策要推展，地方衛生單位就隨時待命去接受訓練回來地方推動實施。記得有一次媽媽帶了二姐、我及小弟回斗六省親，那時是大雨頻繁的夏季，回程時台西客運汽車開到水碓由於頭前溪溪水暴漲無法過河就返回斗六了；當時並未有橋梁的建設，平常都是走河床的。媽媽只好帶著我們投宿小姑家，安置好我們三個小孩後，媽媽堅持要回古坑，因為第二天一大早在古坑的爸爸要到省衛生處出差，媽媽非回去準備不可！當年斗六古坑間有公路及鐵路兩種交通。姑媽、姑丈勸阻仍無法改變媽媽堅決回去的意念，結果姑丈叫兩位身強力壯的弟弟陪媽媽回古坑，來到河水極湍的頭前溪時兩人一左一右，同時挾持媽媽的身體一齊走過洪流。這倒讓我想起西元 2000 年八掌溪大水，四人互相扶持對抗洪流而舉國為之擔憂的鏡頭。媽媽實在太勇敢也太偉大了！第二天溪水退後，我們姐弟三人才由小姑媽帶著走回古坑，一路覺得好玩，哪能體會母親的責任感呢！說到「教子」母親對我們的要求一向嚴格，不過在當年代仍存在重男輕女的觀念，認為女孩子將來還是要嫁人，二姊絹枝是五兄妹中最會念書的，但就只讓她讀女師而當國小老師。

為了家計，為了小孩的教育，當時微薄薪水的父親雖然家裏也開了「孔德醫院」診所，但村民大多處於經濟貧乏時代，診療，藥費都相當偏低，且不時救濟貧困民眾。因此善於理財、經營的母親就在診所旁開了一家「孔德堂藥房」由娘家支援藥材。當時孔德醫院以內、兒以及眼科為看診內容；由於村民普遍營養不良，眼疾病人很多，大多由山區部落下來求診，父親白天在衛生所上班，給來診病人洗眼睛便成了媽媽的家事外重任。山區村民一時傳開：古坑有位女醫師很會洗眼睛！父親除了上班，看診又常常於夜間必須到戶出診；因當時氣喘病人很多，且多會在晚上發作。由於父親是獨生子，祖父留下的田地工作仍需一手承擔。常會看到父親花很多時間經營農事；約兩甲的農地曾種植過菸草、水稻、芝麻、香蕉、橘子、柳丁、荔枝以及芭樂、釋迦，父親對農事的經營也毫不馬虎，因此樣樣成功。母親當然是他的重要助手。由於早年種植過菸草—當年之熱門經濟作物，母親曾與親戚合作投資「菸樓」的興建。記得常到菸樓(當時管叫它為「煙焙」)爐灶室，尤其冬天裏面很暖和，可以取暖，

又可在裡面享受烤地瓜、烤魷魚呢！小孩子就是愛玩，背後支撐你的父母親的辛勞那能體會呢？讀上初中漸漸懂事了，每次回去古坑時，都是父、母親正在田裏工作的時刻，隨即趕赴農地，看到母親拿著鋤頭正在鋤草馬上上前搶下鋤頭接續她的工作。當子女的當然也只能以行動代勞而已！母親當年曾說我這麼辛苦工作，你們將來不知會不會孝順我們？我當時答不上腔，內心只是想這不是口頭說說的事，這是必然要做的事！

父母親的一生就在古坑渡過。除了栽培五個子女或為社會有用的人外；長年支助弱勢村民，不只是生活費甚至教育費。這些舉動我們當小孩的並不知道，知道這些是近年返鄉每與村中年長者泡茶聊天之際由他們口中透露而得知的。為善不欲人知正是父母親的德行。母親做事果斷，勇於負責，她口中常說「一言不重，千言無用。」讓我深得其髓，以為做事的準則。

長年從事農事之勞動，中年時母親習慣於工作休息時喝帶有糖份的茶水，導致得了糖尿病；加上原有心律不整的毛病，晚年常為此南下高醫就醫。習慣鄉村生活的父母這才有來高雄讓我們服侍的機會(圖一)。在古坑老家，小弟打造了兩個休憩好去處：山上樟竹林區以及村中荔枝園區，是父母親老年與家中子女、孫子聚會享受天倫的場所(圖二)。每年在父母親生日我兄弟們必邀請舅舅、姑姑及家人同來祝賀，讓兩老非常高興，平日輒經常上山泡茶聽蟬，與朋友閑話南北。我曾問過父母親：您們不覺得這種日子比起王永慶幸福嗎(圖三)？當然這是辛苦一生的父母親應得的。(圖四)

母親於八七高齡因心律不整在古坑差點休克而亡，幸得當年我的同學心臟內科權威的許勝雄院長的幫忙，迅速趕到高醫急診入院，經邱肇基醫師手術裝心律調整器，住院兩個月讓她又活過了四年於九十一高齡去世。去世至今十八個年頭又過去了。

母親去世時我不在身邊而遠在林園，趕回到高醫急診時已是彌留狀態，聽在旁照顧的太太說母親最後一句話是：「大驚小怪！」好似不把死亡當一回事覺得這本就是人一生必走的路。她就是這樣坦蕩而走，絕不眷戀。母親走後幾年有次回鄉在客廳上竟看到一幅母親的肖像油畫(圖五)，是小弟榮杰畫的，從未學過油畫的他竟然把母親維妙維肖的畫了出來，道盡了他對母親的思念！

在整理母親遺物時看到一只玉器雕刻的吊飾，是我多年前買來送母親配戴的，已戴在她身上有二、三十年了。想拿回來自己戴，就形同母親與我同在。因積滿灰塵，不經意用自來水沖了起來，半途突然覺得自己做了不該的動作，立刻停止沖水，反射似地自甩了幾個耳刮子；非常氣忿自己怎麼這麼糊塗：你這不就把殘留在玉珮上媽媽的汗水、皮屑沖掉了嗎？好在仔細觀察浮雕的玉珮(圖六)有較深刻之處，母親皮屑仍有殘留而稍微釋懷。如今這玉珮是我每天不離身吊掛頸上母親的遺物！

年近八十「卡將(かっちゃん)我好想您！」是心中常有的思念。